

“时光倒流”通常只出现在科幻小说里,而这回我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却经历了一次“时光倒流”。

那是去人民大会堂听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时,我差一点进了会场。在大门口,我被警卫拦下,因为他在检查我的代表证时,发现证件上的一头乌发的“青年作家”照片,跟眼前这“老头儿”明显不符。我连忙解释说,那是我1979年的照片。警卫请来了他们的领导,经过仔细端详之后,那位领导做出了判断:“确实是他年轻时的照片。”然而,他质问我:“你为什么不用近照,而是用30多年前的照片?”在那样拥挤的大门口,容不得我细细解释,既然已经确认代表证上的照片是我,我也就近进了人民大会堂……

记得此前两天,我一到北京,领到代表证,一看上面印着我“青春焕发”的照片,就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仿佛领到的是我1979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时的代表证。为什么这次代表证没有用我的近照呢?那是因为被推选为代表的时候,我正在台湾。工作人员在上海找不到我,就从1979年我加入上海作家协会(当时叫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表格上扫描了那张黑白照片,然后把背景改成蓝色,发往北京。

## 时光倒流

叶永烈

这张“时光倒流”的代表证,使我的思绪回到了32年前。记得,在1979年夏日,我忽然收到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封挂号信,内有吸收我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通知以及入会表格。从事业余创作多年的我非常兴奋,当即填好表格寄出。1979年9月25日我获准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此后,我成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向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都是“由下而上”,即先要加入地方分会,经地方分会推荐,方可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入会的时候,正处于“非常时期”:中国作家协会及其各地分会,被指斥为“裴多菲俱乐部”,遭到批判,停止了活动。在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开始恢复工作,着手吸收新会员,无法按照常规去做。于是,便改为“由上而下”,即先由中国作家协会直接吸收一批新会员。

非常幸运的是,就在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才一个多月,又接到通知,叫我去北京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心仪已久的文坛前辈周扬、茅盾、夏衍、巴

金、艾青……作为刚刚入会的新会员,头一遭参加文坛盛会,怯生生的,我只是用尊敬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此后,我有幸出席历届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在一次候车的時候,我见到我尊敬的作家邓友梅先生。我与他拍了合影。因为他是我早年非常喜欢的两位作家之一。记得,在温州上高三的时候,在新华书店里见到他的小说《在悬崖上》。喜欢文学的我站在那里,手捧着《在悬崖上》,一口气看完。小说里的那个“蓝皮猴”,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尽管此后邓友梅被打成“右派分子”,《在悬崖上》也遭到批判,可是我始终记得邓友梅,记得《在悬崖上》。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当时我是邓友梅的“粉丝”。正因为这样,当我向邓友梅说起“蓝皮猴”,说起他的“京味小说”,他显得格外高兴。

我当年喜欢的另一位作家是山西的王汶石。王汶石小说所描写的农村人物和故事,曾经深深感动了我。很可惜,我在代表名单上,没有见到王汶石的名字。不然,我也一定会以“粉丝”的身份请求与他合影。

我还结识了白桦。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听说广场上的露天影院放映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便放下功课赶去观看,回家时已经很晚,以致翌日上学迟到,挨了批评。当时我并没有注意这是谁的作品。后来读《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一书时,得知《山间铃响马帮来》原来出自白桦笔下。正因为这样,我在会场见到白桦,对他充满了敬意。

我还拜访了文坛耄耋宿冰心。当年我是她的《寄小读者》的“小读者”。她在写给我的信中,总是称我为“永烈小友”。

从北京回来,我把那张“时光倒流”的代表证列为“收藏品”。我多么期望回到“永烈小友”的年代。正是那么多文坛前辈用他们的作品哺育了我这个“小友”,我才学会了写作。



找书

刘小芳

## 遭殃的碗

邵涛

在中国达人秀第3季上,看到这样一个节目:手指碎碗。一位河南小伙,46秒,以手指敲碎了39只大瓷碗。当其时,瓷碗破碎声与现场观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蔚为大观。评委之一的周立波先生一时技痒,离席跑至台上,也拿起一只碗,抡起手猛敲。瓷碗应声而破,同时破的,还有立波先生的手指,鲜血流淌,不得不请医务人员现场包扎。回到座位的周评委举起手指向大家展示,如愿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和评委之二的倪萍女士和评委之三的高晓松先生的热情赞美。而在此热烈的场景中,三位评委一致给出yes,于是这位选手顺利通过,成功了。

面对此情此景,我却有些木然。或许我真是落伍了。一般而言,一项才艺,要么具有实用性,如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等等;要么具有艺术性,如给人之视觉或听觉以美的享受。而如若能够二者兼具,则更佳。可看这手指碎碗的节目,似乎二者皆无。先说实用性。我倒是听说少林寺有“一指禅”的功夫,可这个手指碎碗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不仅称不上功夫,就连强健体魄的功效只怕也没有,顶多只是训练了一根手指的耐力。再说艺术性。那瓷碗的破碎声与一地狼藉的白花花碎片显然不会带给人们任何愉悦的感受,视觉抑或听觉。此外,我还有些琐碎的想法,这样的才艺表演未免太浪费了。且不说那现场表演敲碎的几十只瓷碗,试想这位选手在前期的练习中,得破费多少只碗,才能有今日的这番本事。有鉴于此,这样的所谓才艺表演又有什么价值呢?我很困惑,不仅困惑,还有些担忧。鉴于达人秀的强大影响力,会否有人从此番表演中得到启迪,在下一季的达人秀上,再来个什么“手掌劈砖”之类的表演,到那时只怕又会有大批的筷子遭殃了。当然,希望这只是杞人忧天。

我不敢说这是个疯狂的世界,只能说这是个“神奇”的世界。呜呼!

傍晚时分,外面突然下起雨来了,听到楼下咚咚脚踢门的声音,估计又是402室的那个小男孩放学回家,唉,怎么又用脚踢,要他家中没人开门?

我们几个邻居,不约而同地去4楼。果然是他,身上的雨衣滴水呢。小男孩被安排在301那家做作业。有人怕他肚子饿,递给了他一块月饼。

一会儿小男孩的妈妈回来了,说公司里赶出口任务,下班迟了点,连连感谢邻居。她把小男孩领回了家,小男孩又折回,把挂在301门背后的雨衣取回。面对突然显现的这件红雨衣,他母亲感到好眼熟!小男孩说,“有个因请病假的学生老师要给补课,这件雨衣借给我穿了。”多好的

我的母亲虽然七十有余,但耳不聋,眼不花,腰不弯,走起路来像小伙,说起话来如撞钟。这让我们后辈真是羡慕眼睛了。

闲时向母亲讨教养生的诀窍,母亲嘿嘿一笑说:我倒不知道什么是养生,但要想身体好,你们就不要天天大鱼大肉的,毕竟粗茶淡饭日子长啊。

由此,我不禁想到了以前的生活,那时家里的细粮总是不够吃,玉米面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母亲称得上做饭高手,能用玉米面搭配出不同的吃法。最常用的是有玉米面饼、窝头,掺上菜叶、葱叶或野菜菜的“苦累”,还有早餐和晚餐必不可少的玉米糝粥。在那段物资贫乏的日子里,

## 放学后

言子清

晚餐后,外面雨还下着。她想到女教师,立即打伞前去还雨衣。门虚掩着。原来送走补课后的学生,女教师看看天还下着雨,便在灯下用红笔批改学生的作业。轻轻地,小男孩的母亲将雨衣挂在一旁的墙上。女教师见到,一笑,急忙让坐。小男孩的母亲看到女教师批改作业,也给她纠正了一个病句。可很少有人知道,40多岁的女教师,还没有儿女,她将学生视为自己的孩子,有时因恨铁不成钢,自己受了委屈也被化作了人生乐趣……

母亲凭着自己的奇思妙想把饭桌打理得简单而美味。她最拿手的绝活儿,就是可以把玉米面饼烙得如纸一般薄,在上面撒一层白芝麻,吃起来既有玉米的清香,还有芝麻的香味,如果就着小鱼咸菜吃,就更美味了。

想起小时候那绝妙的美味,不禁勾起了我的食欲。我趁这个星期天没事,早早地赶到菜市场买来小鱼和咸菜,回家一边用小火炖着,一边煞有介事地用新买来的玉米面做出了面饼。不曾想,做玉米面饼要用滚烫的开水烫面,等我把开水浇在上面用筷子搅拌,微凉之后用手和面时,才发现面虽和好了,却是擀了一

次又一次,总是擀不成形,偶尔成形了力求薄一些时,就是这边漏了就是那边断了,心中好生懊恼:怎么就没学会这项手艺?无奈何,只好打电话给母亲。母亲在电话那头告诉我:初学者以往里面加少许的小麦面,以增韧度,慢慢来即可。我照着做,果然有效,虽说达不到薄如纸,却可以勉强成形。我小心翼翼地托着它放进电饼铛里,几分钟后,一张热气腾腾的玉米面薄饼出锅了。虽不及母亲烙得那般又薄又脆,却也散发阵阵的玉米清香。

亲手做出了儿时的美味,大激发了我的厨兴,又是一个星期天,我买来新鲜的白萝卜洗净



老师啊。她蓦地想起,那次开家长会时,还替儿子护短,与班主任板过脸呢。她决定次日亲自去还雨衣,给女教师道歉,致谢。

那离家不远的延安东路外滩,有个海员俱乐部。每当经过这里,我都会好奇地朝里窥探,看看这些与海为伴的远方来客。那时来上海的外国人不多,海员俱乐部是外国人客人最集中的场所之一。后来海员俱乐部改成了东风饭店,这才有机会走进这幢神秘而经典的建筑。再后来,沪上首家肯德基餐厅落户这里,当年的海员俱乐部成了孩

子们的乐园。不知为什么,虽说转身成了东风饭店和肯德基,但海员俱乐部那特有的圆形的铁锚标志,依然牢牢扣在雨篷上方的希腊式水泥柱上,让我想起往昔留着海腥味的在此进进出出的国际海员……

第一次看到湛蓝的大海,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差去大连。那天傍晚,从

看海

郭红解

公公路码头乘长征轮出海,枕一夜海浪。次日清晨,赶紧到甲板上观日出。这时眼前出现了巴金的散文《海上日出》中描绘的“伟大的奇观”:这太阳像是负着什么重担似的,慢慢儿,一步一步地,努力向上面升起来。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这时候,光亮的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下午,船上举行“海的赞歌”广播诗会。我把海上日出的观感化成了几行诗句。我的下铺,那位家在常熟、正在旅顺服役的年轻军官用诗句抒发了水兵的情怀。我们的诗都被选中广播,奖品是一张VCD片。第三天早晨,船靠大连码头。接待单位安排我入住依山傍海的棒棰岛宾馆。棒棰岛风光旖旎,海滩

平缓,遗憾的是难见被“咬”过的礁石。后来抽空去老虎滩,终于见识了怪异嶙峋、沧桑尽显,被“咬”过礁石。以后又去青岛、威海、舟山、厦门等地看海。这些 years 还有机会远涉重洋在国外看过海。在新西兰最大的海港奥克兰,蓝色的海湾里,扯着五颜六色风帆的船在穿梭游弋。新西兰国家海事博物馆就建在海港码头上。博物馆拥有14个主题各异的展厅,收藏有奥克兰海港船务档案1500箱、照片100多册,其中有奥克兰海港董事会和北方蒸汽轮船公司的会议记录,1850至1950年百年间每艘到港船的记录,另外还收藏了乘客的名单、船票、用餐的菜单、航海日记等私人航海记录。博物馆有近200名志愿者,有船长、工程师、海港工人,也有航海爱好者,除了收集管理海港档案资料外,主要承担游客接待工作,讲解展品和海港历史。

海的风光变幻多端,时而给人激情与力量,时而使人深邃与平和。以前喜欢惊涛拍岸的气势,如今欣赏风平浪静的韵味。或许阅历不同,看海的心境也会不一样。

18世纪,南非的迪卡普只是一个小小村落,后来在这里的河滩沙砾中发现了黄金,一时间淘金者蜂拥而至,几年时间居民从几百人猛增到数万人,迪卡普也变成了繁华的城镇。

30几年后,由于人们日夜淘洗,河滩里的金沙渐渐枯竭,淘金者开始向几十公里外的河下游迁移,到了19世纪,迪卡普已变成一座断壁残墙,无人居住的空城。

1904年,英国探险家布莱来到了空旷的迪卡普镇,他对这里的一种黑石头产生了兴趣,便带回样本化验,结果令人万分惊讶:竟是高品位的金矿石!布莱再次来到迪卡普,发现早已远去的迪卡普人建房、垒墙、铺路用的绝大部分是金矿石,蒿草丛生、旷无人烟的荒镇简直就是满城黄金!

布莱不动声色地买下了废弃的迪卡普镇和周边的荒山,不久便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建起了布莱采金场……如今,布莱的后人仍经营着这座南非最大的黄金企业:示巴金矿公司。荒弃的迪卡普镇被发现

“满城黄金”具有传奇色彩,但传奇背后的寓意更为深刻:如果一个人工作、生活中不能发现周围的优势,不能把握机遇,总以为自己在其他地方可以做得更好,那么被他抛弃的可能是“满城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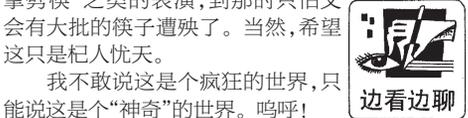
## 满城黄金

周铁钧

## 今宵打谜

管同欽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四字影视宣传用语) 昨日谜面:义务投递员(三字促销用语) 谜底:免费送



边看边聊



七夕会

美食情怀